

鸣鸿 主编



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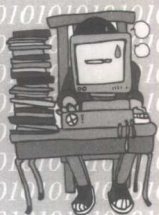
尘



河北人民出版社

<http://www.huazhao.com>

鸣鸿 主编



凡

尘



花招网络文丛

凡尘

河北人民出版社

<http://www.huazhao.com>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凡尘/鸣鸿主编.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1. 1
(花招网络文丛)
ISBN 7-202-02766-6

I. 凡… II. 花…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世界-现代
②随笔-作品集-世界-现代③杂文-作品集-世界-现代
IV. I1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0) 第49376号

丛 书 名	花 招 网 络 文 丛
书 名	凡 尘
主 编	鸣 鸿

责任编辑	王云弟
美术编辑	李 欣
封面设计	馨 宇
责任校对	张三铁

出版发行	河北人民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印 刷	保定市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9.25		
字 数	209000		
版 次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书 号	ISBN 7-202-02766-6/I · 582		
定 价	16.2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总 序

一九九六年一月二十四日，海外中文网上诞生了中心设于加州硅谷的新杂志《花招》文学月刊。当时以发表小说、散文、诗歌等纯文学作品为主。一九九七年一月开始，《花招》在原本以电子邮件发行为主的基础上尝试网页版，设计了图案丰富的网页，注册了自己的域名，并取得美国国家图书馆杂志编号，成了第一家具有自己专有域名并获得法律认可的网络中文杂志。

《花招》在网友们中获得了热烈反响，一九九七年十月开始系列发展。首先推出了《花絮》生活周刊，它面向生活，刊登各类有生活情趣、有新颖感受的文章，专栏计有《事事关心》、《财经话题》、《天涯海角》、《瞎白话》、《情感人生》等等，成为风格多样、有观点有娱乐的大众读物。以后又相继发行了以刊登网络通俗小说为主的《花会》通俗小说选刊、以介绍和探讨中国古典文化为主的《花雕》古典文化季刊、张贴中外友人才艺作品的《花廊》……

在四年的时间里，只《花招》文学月刊就推出了上百名作者，数百篇作品。整个杂志系列的读者遍布全球，写手来自亚、欧、美、澳各洲，并且包括大量的男士。文章大多是率真地叙述在远离家国的地方独自生活的感受，使网友们增

添了莫大的共鸣和慰藉，也使故园的人们在这里读到世界各地“后留学时代”游子们的见闻和心态。所以，《花招》杂志系列不仅为海外华人喜爱，同时亦引起了国内读者的注意。长篇小说中描写上海工人生活状况的《红房子》等，以文学界少有触及的题材和成功的笔力首先在网上赢得了读者，继而为出版社选中，以印刷体再发表。《南方周末》、《读者》、《美国大观》等报纸和杂志转载过不少《花絮》的文章，更有“好事之徒”制成盗版CD按期发行。

文学以外，《花招》在一九九六年底建立了“花蕾基金会”，她以其本身的影响所募的捐款和稿费赞助国内贫困的女孩子上学。到目前为止，已经向山东、四川等地的十几名女学生发放了助学金和生活费。一九九八年华南洪灾时，两名《花招》的编辑带着北美、欧洲、新西兰、日本等地读者捐助的六千八百三十美元，在抗洪第一线买成大米捐献给九江市都昌县大树乡的受灾百姓。《九江日报》认为，那是把最需要的救灾物资送到了最需要的地方。

谁在主持这些？一群大陆留美的女工程师、女科学家创建，接着又有一些女学者、女教师参与，整个编辑部全部是女性，而且大部分是三四十岁有家有口有孩子的妈妈。工作都是业余干，没有稿酬，还要自己贴钱租线路。图什么？编辑鸣鸿说的很有代表性：我们“或花枝招展，或花招百出。天予女人的丰采，天予女人的灵性，我们都想尽量表现在我们的文字中。我们也许过于生硬，也许放荡情绪，也许太激烈或太细腻，但这些自然的流露是我们的性情我们的生活。因为我们钟情文字的表达，我们的生活一部分由文字组成。我们也极力让我们的文字是活生生的描述，是有笑有泪有生活中一切的如意和不如意的发泄。我们的感受和体验不单属

于我们，一旦我们写出来，所有的感验也同属于大家。我们希望大家在平淡的日常生活中，能和我们一道分享哭哭笑笑打打闹闹爱爱恨恨男男女女的这些活着就不可避免的感动。”

我们觉得方块字的最大好处是每一个字都有意义，文章就是把字词排列组合成一篇有意思的表达。文字不一定要按惯例排列，也不一定要按任何人的阅读习惯排列，只要有一些有趣的想法，有触动的感受被任意排列的字词清楚地表达出来，一定就会有除作者之外的另一个心灵的默契和感动，文字的意义也就达到了。世事没有上下左右好坏对错之分，只有看待问题的不同角度之别，把思维的角度立体化，把感官的触角多样化，那就可以常在新奇中在趣味中在独立的思考中快乐无比。

据统计，现在《花招》系列每月约五十万读者的UniqueIP中，有约百分之三十是来自国内。由于国内的读者上网速度慢费用高，很多人写信来询问《花招》这些杂志能否在国内订阅印刷版。现在河北人民出版社给了我们这个服务国内朋友的机会。

《花招》编辑部

责任编辑 王云弟

美术编辑 李欣

封面设计 馨宇

责任校对 张三铁

目录

(1)	西窗夜话
(3)	扎伊尔——“外国鬼子”记
(10)	土耳其——“外国鬼子”记
(26)	逼上梁山
(36)	办公室的净坛使者
(59)	病拳
(68)	袜子记
(75)	在美国硅谷的日子
(82)	美国寻病
(93)	华尔街不相信眼泪
(96)	关于“伟哥”
(98)	美国病和中国针灸
(104)	我的四个老板
(111)	老板，老板
(116)	异国他乡房子是家
(118)	我的老老板娘
(124)	搬家
(126)	退货

(133)

(135)

(137)

(139)

(142)

(146)

(149)

(178)

(197)

(199)

(205)

(207)

(212)

(215)

(218)

(223)

(224)

(226)

(228)

(229)

(231)

(234)

(242)

(285)

午后的酒吧

发家致富在美国

关于发家的头两个办法

中国人的美国日子

医生的汉堡包

美国顶尖的十大公司

在美国企业中生存

骗你的童话

吹牛与自信

晕车，开车和经纪人

醉鱼晚唱学无涯

三天之恋

也是也不是

莲花情

离婚故事

有儿子的感觉

新年忆故人

拥抱蛮夷

给儿子写国歌

同室的朋友

记得当时年纪小

语言学院

留学美国的高中生

儿子上学母心烦

西窗夜话

扎伊尔

——“外国鬼子”记

·小 三·

小老板是个三十来岁的女白洋鬼子。为了监视我们这部门三个仅有的外国人工作，便把我们的办公室设在了她的对面，她则把办公桌正对着门放，使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如无限风光一般尽收她的眼底。有时我真可怜她的辛苦。

我们三个外国佬，一个来自土耳其，白肤；一个来自非洲扎伊尔，黑肤；我则来自咱们中国，当然是黄肤。我与土耳其都刚从硕士毕业，扎伊尔则是两个学士学位的得主。但听说我们的小老板，则什么学位也没有。

我们代表着什么民族，什么习俗，什么“阶级”，甚至什么结果，似乎从这么一点点线索，革命群众便应当看出些许眉目。

3

—

那天，小老板把我和扎伊尔调去，专门往大信封里装本部新出的杂志与征订单，还要一一地贴姓名、打邮戳，以便像广告一样广泛寄发出去。

小老板发号施令时，带有指挥千军万马的威严。然后她一转身就不见了，剩下我们两个被关在那大房间里，劳改犯一般。

在任何国家里，权都是至高无上的。美国总统也没多高学位，不是再高的学位也得由他管吗？况咱中国人也习惯于被人安排好了才来做，所以，我并不以为然，默默地任劳任怨地劳作着。

西
窗
夜
话

可扎伊尔就不同了。人家黑人从来就有一种反抗精神，所以他从一开始就极度地烦躁不安起来。他把一大把信封摔得叭叭响，边摔边一迭声地说：“为什么让我做这个?! 为什么让我做这个?! 为什么让我做这个?!”

我不理他。寂寞的大屋子里没有空调，外边气温高达华氏九十多度，可他是非洲来的，所以在我连声喊热时，他却说“这样子正好”。我管不了气温也管不了他，惟一能控制的就只有我自己。常言道“心静自然凉”嘛！至于他那头传来的噪音，权当是解闷的音乐罢！

管这份杂志的还有另一个女白洋鬼子，五十多岁打扮得花枝招展，这时便走进来视察工作。她眼前的我正在勤奋之中，然而扎伊尔却把脚翘在桌子上，抄着手盯着眼前的一堆信封发呆。他的牢骚这时刚刚告了一段落，所以我知道“花朵”到来的实在不是时候！

果然，他冷着脸斜着扫了那“花朵”一眼，还没等人家来得及说什么，就阴阳怪气提高声音拿腔拿调地质问了一句：“请问这是不是对我们的惩罚?!”

其实，“花朵”的脚才刚刚跨进门来半步，冷没提防竟被将了这一军，一时没回过味儿来，尴尬地站在那里，半晌说不出话来。然后，便无声地悄悄地走掉了。此时我才发现小老板当初及时溜掉的原因，这家伙，狡猾狡猾地！

而扎伊尔的抱怨劲终于还是被重新烧了起来。他又开始叫苦连天，万分痛恨自己被大材小用，并大声说：“让我们干这个，他们却拿 credit，岂有此理！”“为什么土耳其却留在那里做电脑工作？”“难道皮肤有色就得做这个？”……然后便像动物园里的野狼一样，拱着头背着手在屋子里焦虑地来来回回地走了一阵；接着，突然冲过去使劲推了推旁边

一扇通向隔壁的门；谁知门一推便开了，他便很失望似地“砰”地一声再关上，然后扑向窗口鼻子在玻璃上压得扁扁地可怜巴巴地向外看去。这下，他可十足一副囚犯模样了！

我笑了起来。他终于不好意思地走回来，开始乖乖地坐在我的对面，伸手去取信封，可一眨眼又开始忿忿不平起来，狠狠地说：

“他们应当让傻子来做这种事才对！”

我接口回道：“可能人家正认为我们就是傻子！”

他大约没有想到这一层，一时竟有些震惊似地抬头睁大了眼望着我，噎了半晌才终于吐出几个字：

“你……你你有趣！”

他好像有些蔫了下来，开始勉强干活。才两分钟，又长吁短叹起来：“以后我如果有了儿子，他如果这样问我：爸爸，你每天在做什么？你让我怎么回答呢？难道告诉他我每天在贴信封吗？”

看来我真的得给他上上中华民族式的教育课了。我便循循善诱地引导着他：

“做这事，对我们来说，是不是就和什么也没做一样？”

他迅速答道：“当然！什么也没做！”

我又问：

“那么，你是不是还拿那么多钱？”

“当然！为什么会少？”他很诧异。

于是我教他：“所以你可以这样对你的儿子说：爸爸每天什么也不做，可他们却坚持一定要硬塞钱给我。这是人们的好意，我无法拒绝。——你也可以告诉每一个其他这样问你的人，不就得了？”

他直着眼瞪了我很久，然后突然笑了起来，没说出什

么。看得出来，这次他挺开心。

于是我继续过过教育瘾，苦口婆心地说：

“反正这事得做完它；反正你做什么事都照拿钱；反正开心不开心都是做……那么你为什么不可以开开心心，却偏要和自己过不去呢？”

不知这算是革命的政治思想工作，还是算阿 Q 精神，或是属于反革命的政治麻醉剂，反正这个对他有效。他果真开始埋头干起活来。这家伙，还算得上“孺子可教”。

他其实做事细心、整齐，是个能干人，可就是不肯讨好“上级”。一次老“花朵”又来了，这回一定是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所以表面上很沉稳状。我摆出一副埋头苦干模样以便头也不抬视而不见，他可是马上站了起来去看窗外风景，害得老“花朵”只能战战兢兢小心翼翼地问他：“你愿意帮她一起做吗？”

他其实是始终难以坐长的，干一会儿活就得去看窗外。有一次他突然惊叫了起来，指着楼下一个刚过去的女人让我看，口中连说：“多漂亮的大腿呀！”我不耐烦，于是有一次也故意走到窗口后大惊小怪地把他叫过去，指着楼对面一个超级肥胖高大的极为臃肿的五六十岁的男人让他看，口中大叫：“多漂亮的男人啊！”他找了半天才找到目标，不由得苦笑着说：“这大男人倒真够潇洒，看来一定是怀孕了！”

他有时也想端端架子过过领导瘾，有一次便神气十足地坐在椅子上，两手扶着椅扶手，把脚跷到桌子上，很威严似地对我下着命令：“你给我拿些信封过来！”我笑了，说：“现在我有四个老板。你是我的三老板，我是我的四老板。”然后我拿起可乐喝了一口，接着说：“现在四老板正在命令我……”他马上接了上来：“Drink！”我俩一起笑了起来，

从此他再也没向四老板发过什么指示。

小老板终于出现在门口。她的降临其实就是为了指手划脚来的。“老板”们喜欢斗斗权威，但我知道咱绝无权威可言，所以很有自知之明地拒战，只是低头忙碌；可扎伊尔一见她就把背转过去，像没见到她这个人一样。我以为会看到一场革命与反革命斗争的好戏，哪知人家到底不愧是名副其实的“狡猾狡猾地”，先是对着扎伊尔的大背干咳了一声；见没反应，便又是一声；结果还没反应，又不想就此罢手，又找不到台阶下，一时着实难为了十几秒；最后，便在十分尴尬也是出乎意料突然地自己对着自己十分干巴地笑了一声之后，终于开口，叫了一声扎伊尔的大名。

再以下的节目，你如果看了，一定会把他们的主次给弄颠倒了：小老板这次可不是对扎伊尔发号施令，而完全是在乞求人家。第一次看到她那么可怜巴巴甚至温顺的样子。

我想人的本质中一定有一种兴灾乐祸的天性，否则我不该在应对她怜悯的时候，反而那么开心。

扎伊尔没有真的当成我的三老板，但却成了小老板的二老板了。于是他有点满意了似的，再也没有变野狼。

第二天土耳其也被发配来了，负责往楼下运送已粘好的信封。这家伙居然也委屈，笑嘻嘻地恭顺地送走了小老板后，一转眼脸就吊成了驴样，哭丧着对我们说：

“我妈妈还以为我在美国真的搞什么科研呢；亲戚朋友们也以为我在这里是个多么重要的人，没准挣大钱呢！”

扎伊尔似乎竟要做起他的思想工作来了，不过终于欲言又止。至于我，则根本不想费什么唾沫：阿 Q 那样的文化，能是这个朽木一样的土耳其所能掌握的吗？

二

扎伊尔竟然读过毛主席的书！

当他告诉我这些时，我一开始还真吃了一惊。不过很快也就想通了：毛主席是支持黑人的嘛！

于是问他读过毛主席哪些书，他说凡是翻译成他们文字的，他都读过；接着他又说，其实他还读过希特勒、拿破仑等人的：“其实他们说的许多话都是有道理的，只是在实行时走样了。”

我这倒信。不然《白蜡烛》里怎么说“经是好的，愣叫小和尚念坏了”呢？

此后他再挖掘出一些中国的“老皇历”来，我就不再那么大惊小怪了。

于是有那么一天，他便捧宝一样地端出一本发黄的英译的孔子书来，上面还画了许多道道，俨然一副钻研过了的样子。我很怀疑英文这么简单的文字怎么可以把我国“子”级们的话翻译好。但听他说了几着，还倒真有那么点儒家味，理解得竟比当年红小兵们还上点路子，也就多少放了点心。

他便盯着我问中国的习俗：“听说你们那里结婚仍要媒婆，是吗？”

我答：只有在大陆的落后贫穷地区和台湾，仍保有这样的习俗。并告诉了他一些我曾亲耳听到的事情：许多孩子很小时，父母便托媒婆为其订亲；而订亲后如双方父母安排好，两个小孩得以在一个小房间一起待一小时，以说婚前第一面也是最后一面的话，便可算是当地公认的“自由恋爱”，若干年长大后，才能完婚。

当一旁的土耳其大叫不可信时，扎伊尔反说：“这才是